

## 新时代之光

——袁老和他的“新策略”

——袁隆平院士的“新策略”

一粒稻谷，是一枚小舟，自七千年前，自河姆渡口，渐次苏醒，顺水漂流，泊入院士港。

院士港，是青岛国际院士港，坐落于李沧区。10月刚扯开金色大幕，我乘着高铁的激情和速度，追逐着这粒稻谷小小的身影，来到院士港。十六号楼，是青岛海水稻研究发展中心，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是该研发中心主任和首席科学家，这也是他在青岛的“家”。踏着长长的台阶，如弹着钢琴的键，走进袁老五十二年雄浑磅礴的水稻乐章。研发中心工作人员引袁老走向袁老的办公室，门口左侧墙上悬挂着一帧木刻，主题是著名的“禾下乘凉梦”：一块块田里的水稻长得像高粱一样高，稻穗像扫帚一样长，颗粒像花生米一样大，袁老在田里走累了，就地躺在稻子下面乘凉。

袁老的梦想继续延伸，在研发中心一楼展厅内，挂着一张中国盐碱地分布地图，各种类型的盐碱地总数约十五亿亩，亟须被改造和利用的有约二点八亿亩，其中约一点四亿亩在十八亿亩的耕地红线之内。而全世界盐碱地总数约一百四十三亿亩，改良利用盐碱地大有用武之地。由此袁老油然而产生了他的“新策略”——利用杂交技术研发耐盐碱的高产海水稻。回到办公室，他伸出食指，稍稍用力，地球仪飞速旋转起来，带着那些盐碱地绿意盎然，纷纷变身变成了良田，世界也没有了饥饿……

出“家”门，上了路，驭海风飏荡，送我到“后花园”——位于白泥地公园的海水稻实验基地。白泥地公园由纯粹的盐碱地改造绿化而成，实验基地占了其中四十亩，一条沥青大道横跨东西，南侧分布着十二块试验田，约十八亩，总共种植了一千多份不同的水稻材料。在通过审定前，这些不同的水稻不能称之为品种，只能暂叫做材料，而在这一千多份材料中，将来能够有几份通过审定就很不袁老满意了，到那时它们才叫品种。

在黔南山区，我的童年被水稻环抱着，水稻的气息贯穿和弥漫了我。此时黔南山区的稻田，早已水干田涸，颗粒归仓，留下一萋萋一抔长的稻茬。而在白泥地则是别样景象。播种、育苗、插秧、拔节、抽穗、扬花、壮秆、开镰、扬秕、入仓——这是一粒稻谷从种到收的壮丽旅程。由于试验田里种植着大量不同的水稻材料，它们所处的生长期不同，长势也有很大差别，我沿着田埂一路走下来，色彩青黄相接，正在培育的新苗绽放着嫩嫩的绿意，细如绣花针，根根挺立；抽穗的一株株腆着肚子像孕育着新生命的年轻母亲，沐浴

一旦下乡，最喜欢去的地方，一是史志办、文化馆站，二是农贸市场。在前一个地方可以找到当地在书本或口述中的古往今来，后一个地方则本身就是一册翻开的风物志，鲜亮、活跳。

云南的集市，有一天赶一次的早街子、晚街子（也称露水街、夕照街），有属狗日、属鸡日、属牛日等十二天赶一次的生肖街，更有一年赶一次的白族三月街。这些街市，无一不摊点密集、货物繁多、人头攒动，拥挤着多少人间的斑斓和喧闹。

然而我觉得，最让人耳目一新的，还要数那些“货有所专”的集市。

文山州丘北县以盛产肉厚味香色艳的辣椒闻名，种植历史可追溯到明朝。在这里赶“辣椒街”，让人怀疑自己是否是在金庸笔下的桃花阵中穿行。是的，陪你于眼花缭乱的，是无处不在的红亮之色——瓦罐铁盆一排排，口面仿佛分别被蒙了红绸缎、红棉布、红麻纱，那是因为里面装满了粗细不一的辣椒面。摊点上出售的，还有装在箩筐里、竹筛里、簸箕里以及敞口的编织袋里的干辣椒圈、干辣椒段、干辣椒条、干辣椒串。它们或像红焰微漾，或如红云低回，或像红幡轻飘，或如红幔暗垂——你已被一派红光赤焰围绕，如披一张漏而不疏的网。

有趣的是，一个卖辣椒的汉子，在灿红的底色里，在忙碌交易的间歇，边举起一个葫芦啜口酒，边把手伸长了，在一碟油炸干辣椒里抓一个喂进嘴里下酒。在这一瞬间，生活变得特别有滋有味了。走在辣椒街上，眼前一片火红，心中一片红火。丘北的冬天本来就不寒冷，此时，身心更是觉暖温暧。

入夏的第一声雷响过、第一阵雨下过，云南雨季就被宣布降临，很多县乡的农贸市场立时被七大菇八大菌占领。

但不像赶辣椒街，被迷乱的主要是眼睛；赶菌菇街，被诱惑的首先是鼻子。

远远地就飘来了山林的芬芳。在南海东县易门县，走进菌子市场，红如胭脂、褐如牛肝、青如苔藓、黄如鸡油、白如

着仲秋暖烘烘的阳光，丝丝息地散发着圣洁的母性光芒；那些扬花的努力打开自己，炸裂花的锦囊，花粉四下飞散；壮足了籽的谦逊地垂下头，向土地致敬感恩，盼望着被一双手摩挲后收割……我从未有过如此奇妙的经历，在同一个地方，看见水稻不同的生长状态。我又嗅到了那熟悉的气息，它来自水稻的皮肤，氤氲着我的童年，一直叫我魂牵梦萦，我陶醉了，想着蜷身弯腰，矮成一株幸福的水稻，不，变成一束淡黄的谷舌也行。一只红蜻蜓翩翩飞过我头顶，仿佛就是我童年的那一只，我惊喜地叫出了声。自白泥地种植上水稻后，盐碱地得到了改良，小生态也发生了变化，衍生植物有了，青蛙、野鸭、白鹭来了。

在七号和八号试验田中，种植了三百一十二份具有较强耐盐碱性的海水稻材料。它们先是以淡水育苗，进入返青和拔节期后，再用百分之零点三至百分之零点六不同盐度的咸水浇灌。它们自今年5月开始插秧，便成为袁老虎大水稻王国麾下的士兵，更是他挂之念之的“宝贝疙瘩”。刚插完秧他就来了，下车后直奔这几块田，弯腰探掌试水温，又以温度计测水温，以盐度计测水的盐度，同时请身边的研究人员去海里测水温。一直到9月，连续五个月，他每个月都来。7月已入伏了，动一动就大汗淋漓，他又来了，换上胶靴下田了，他俯下身扶起一株倒伏的禾苗，拔掉几棵野草，从这块田踱到那块田，又踱向下一块，一共四块，一一踱了个遍，才两脚泥水地上了岸。他患有严重的哮喘病，经过这一番折腾，上来大口大口地喘了好半天，气才慢慢地匀了，而两只胶靴已被烈日晒出了雪白的盐斑，亮晶晶地闪着细微的光……

8月30日，细雨绵绵，袁老吃罢早饭，穿上胶靴踱水田下田，查看一批进入抽穗扬花期的海水稻材料。今天是他的米寿生日，研发中心的员工们在基地的实验大楼前搭起台子，精心编排了各种节目，食堂也以“袁米”为他准备了一个米蛋糕，粒粒晶莹的大米凝聚在一起，中间一个鲜红的“米”字，像五四广场上那熊熊燃烧的火炬。老人穷其大半生，都在以一粒小小的稻谷讲述着中国故事，他周围的人懂他、知他，以千万粒大米组成一个可以吃的花环，献给这位对花粉过敏却配得起所有鲜花的米寿老人。

在这一天，袁老描绘了他关于海水稻的梦想：“我希望通过三年的努力，让海水稻抗盐碱超过百分之零点六，亩产达到三百公斤以上。”和他的其他梦想一样，这同样是一个泽被苍生、造福全球的伟大梦

## “院士港”的海水稻

简 默

想，是一个中国人对他的祖国、对人民、对世界的承诺。如果在国内一亿亩盐碱地推广种植海水稻，按亩产三百公斤保守计算，年产量将达到三百亿公斤，能养活八千万至一亿人口。假如放大到全世界呢？到那时，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中国对全球、对人类的最大贡献，就像“杂交水稻”一样。

9月28日，在白泥地实验基地，由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权威科研机构，举行了“耐盐碱水稻材料评测量”，经过“确定测产水稻材料”“收割”“数据测量”等步骤后，宣布海水稻材料理论测产最高亩产六百二十点九五公斤，远远超过了三百公斤的预期。“我们成功啦！”现场人群一片欢呼雀跃，如平地惊雷滚过白泥地上空。

高产海水稻项目仅是青岛国际院士港这棵大树上结出的硕果之一枚。这究竟是棵什么样的树呢？此季的齐鲁大地，正是红艳艳的栖霞苹果、黄灿灿的莱阳梨枝头秋意闹的时节，你尽可以将院士港想象成一棵梨树，抑或一棵苹果树，累累硕果坠弯了枝头，浓墨重彩地写着丰收的景象。

至今，院士港已签约引进国内外知名院士七十五名，其中外籍院士四十九名，基本形成了院士构成“三三制”格局，即中国籍院士、华裔外籍院士、纯外籍院士各占三分之一，实现了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中国工程院院士马伟明来了，他领衔成立了青岛军民融合协同创新研究院，依托海军青岛潜艇学院三百多万亿次计算能力的超算数据中心，共建海洋技术军民融合联合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院士何满潮来了，他主持的能源与环境（青岛）国际联合实验室已落成启用，在地下中子能电站、深地灾害预测和深海新能源（可燃冰）等领域进行科研攻关；

华裔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王玉田来了，他率领的技术团队主攻阿兹海默症、脑中风等人类脑部神经系统的研究，正在加紧推进临床前期开发工作；

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 Seeram 来了，这位“纳米纤维静电纺丝之父”，带来了他最先进的纳米技术，成功地应用于防雾霾纱窗并已投放市场；

……

那么，这棵大树又是如何落户扎根李沧区，逐步地枝繁叶茂，直至硕果累累的呢？

2016年5月30日，全国“科技三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科技是国之利器”的重要论断。当晚，正式接任李沧区委书记满一个月的王希静收看完电视，躺

在床上辗转反侧，一夜无眠，援过藏、爱读书、好思考的他，真切地感受到“科技春天”来了，习习春风唤醒了他的蛰伏三年多的想法，他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第二天早晨他红着一双眼睛来到办公室，关上门谁都不见，一圈圈地边踱步边兴奋地思考。6月1日，他召开小范围会议，提出建立一个顶尖人才创造创新平台，“引进院士、带来团队、围绕专业、推出项目”，在命名上有说叫院士谷，有说是院士园，最后王希静一锤定音：院士港。港者，港湾也，能够大进大出，宁可搞科技研发，出则实现产业转化，努力成为经营人才的福地。6月2日，经过一天筹备，在全区抽调了十二位干部。6月3日，这十二人全部入驻李家上流社区创业园开始办公。这片楼宇几年前定位于建设企业总部，孰料一建成便成了烂尾楼，如今却派上了新用场。旧牌没换，仍叫创业园，主要怕招摇惹事，也怕偷偷地动起来再挂牌不迟；十二位干部来自不同的部门，刚来时都一头雾水，都持怀疑和观望态度，都盘算着随时回原单位，他们只知道区里要做一个引院士的园区，怎么引？从哪儿引？一概不清楚！别人说摸着石头过河，可他们连石头都没有啊，仅能一步步地试水前行。一连二十多天没进展，随后就有了眉目，先是连续四四个小时打“飞的”往返五千公里面谈了三个院士，后是大家都成了“追星族”——追院士，再以后倒过来了，变成了被院士追——袁隆平2016年8月8日第一次来到院士港，边走边看园区环境，仅用半个小时了解情况就决定入驻院士港，他自己每年也将有三个月待在院士港。

区委领导正是凭着这份执着，才有了2017年大年初三凌晨4点就出门乘飞机给院士们拜年之举，先到三亚给袁隆平拜年，初四到广州给李元元拜年，初五到武汉的马伟明家拜年，初六赶到北京给王恩哥拜年，直到初七才两肩风雪地归来。正是凭着这份执着，李沧才能在寒冬腊月举全区之力，苦干一百一十二天，快速建起了四千二百平方米的实验室和十二块试验田……

此时，“青岛国际院士港”的醒目招牌绽放在阳光下，在音乐喷泉中，在五星红旗的注视下，每到夜晚整个园区灯火通明，流光溢彩……

稻生淡水本为常态，海水种植则是“稀罕事”。类似的“稀罕事”每天都在院士港发生着，碰撞着，就像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在院士港，我看见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创造创新的日出在激昂喷薄，在跳跃上升，日复一日地……

## 斑斓云南集

原 因

奶酪的各类野生菌争先恐后扑入眼帘，但对人更强烈的感染却是它们的气味。那是一缕缕无色透明的细丝，此刻编织成了宽展的一幅，飘飞着、浮漾着，有松毛沁凉的幽香、苔藓湿润的微香、野花香和的清香、竹叶优雅的微香……它们相互混搭，复杂得怪。但买菌的人是要仔细探究的。除了观态辨形，他们往往还要弯下腰去，从那盛放着菌子的小箩筐或者竹筛里提拎出一朵，凑近鼻子闻嗅，然后再根据香气的浓淡，作出进一步的决定。这种时候，香气的个性就彰显出来了：松茸的香，是药香，是林黛玉的潇湘馆里弥漫的味道。鸡枞的香，是鸡肉香，是昆明人家蒸汽锅鸡时飘散的味道。黑松露，在西方被称为餐桌上的黑钻石，但在云南，由于有母猪对它的气味很敏感的说法，曾经的采集方法是用母猪去循味寻找，故俗称猪拱菌。它的香，有点怪异，会给人一种迷茫无措的感觉。干巴菌的香，让我想起纳西族的一种名为“龙虎斗”的茶饮：将煮沸的茶汤猛地倒进燃烧着包谷酒的茶盅里，发出滋滋的轻音乐，与此同时散发的的气味，却强烈而缠绵，妩媚而妖娆，与干巴菌的香约略相仿。

朋友老王有事无事都喜欢到菌子街走走。他告诉我，这既能饱眼福，更能从嗅觉上得到一种抚慰。野生菌虽然各香其香，但香香同源。归根到底，它们的香是几时在故乡小山村经常闻到的味道，是最原初的乡愁的味道。

在开远，穿过一条夜色朦胧的小巷，

眼前就出现了道道光束，它们交错穿插、缠绕纠结、融融漫溢，蔚为神秘壮观，让人惊讶。原来这条街上汇集了很多手持电筒的人，他们走着，巡视着，遇到打动了己的物件，就弯下腰，把电筒凑近了照着仔细端详。

他们在寻求什么？借着微弱的街灯一看，只见挤挤挨挨的地摊上，堆放着一些长长短短、丫丫杈杈、疙里疙瘩、粗细不一的树根。

有人告诉我，这是木根夜市。

开远属于喀斯特地貌，树木要生长，它们的根就必须像鹰爪扣进光滑坚硬的悬崖，找着石头缝拼命往深处扎、远处钻，而为了贮藏水分，又会在一些部位长出包块疙瘩，这就让其格外屈曲虬遒，奇异多姿。

开远雨水多，在雨水的冲刷下，枯死的树根就会逐渐裸露，较易被人获取。可惜的是，它们曾经仅只扮演烧水煮饭的角色。到了近些年，这地生天就之物，才借助市场“嫁”给了一种民间工艺，成为装点人们生活的一位“美人”。

晚上9点多，正是这里最热闹的时候。

街的那头，一辆小货车还未停稳，就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一只青筋鼓胀的手越过密集的人头伸出去，紧紧抓住一个树根不放。“这根我要了，这根是我的了……”街的这边，两位哈尼族兄弟骑摩托从山里运来的树根已经卖得只剩两根。就在刚才，根雕艺人李师傅一眼就相中了哥哥的根材，谈妥价格后，立马将其捆好带走了。

大庄在哪儿？

按照行政体系，大庄是甘肃省庄浪县赵墩乡的一个村，当然，庄浪县还有一个大庄乡。我这里要说的大庄，既是大庄村，也是“大庄浪”之简称。固然，庄浪没有大都市之赫赫，但是有一样，这“大”就冠得理直气壮、心安理得。这就是庄浪梯田。

庄浪，历史上曾为吐蕃放牧的地方，“庄浪”二字在藏语中是野牛出没的意思，可见其荒凉。这里山大沟深，地陡土瘠，上百万亩坡地散落在山梁丘顶，萎缩在两千多条沟壑当中。三十多年，两代人的心血，用一双手手，用一把把老镬头，让百万亩水平梯田横空出世。有人计算，移动的这些土方，如果堆成一米见方的一条长堤出来，完全可以绕地球六圈半。从此，这个位于六盘山西麓崇山峻岭之间的国家重点扶贫县，成为“中国梯田化模范县”。可以说，庄浪是伴随着梯田建设的巨大影响而被世人所知的。

而大庄，这个赵墩乡的小山村则是全县第一个开始修梯田的地方，也是第一个实现梯田化的地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大庄村，就没有梯田王国，就没有今天的庄浪。

这就是另一个大庄，大庄浪治下的大庄村。上了年纪的人还记得，1970年，告别军旅生涯的王继业回到故乡当上了赵墩公社的革委会主任。离家日久，故乡的破败和贫困让他心痛。他看到世代耕种的坡耕地，被暴雨分割成条条沟渠，十田九沟头，耕地滚了牛，哪里还有肥土可言？王继业和那些在北风中稀稀疏疏的庄稼一样，身心在一阵阵抖索。共产党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让他下定决心，只要依靠人民群众的力，就没有战胜不了困难，路，还得从自己脚下走出！穷帽子，还得靠自己摘掉！这位曾在部队习惯了下连队调查研究的老军人，又频频出现在农家的田间、炕头。深入了解调研后，王继业在农委会上提出，赵墩乡要摆脱贫穷落后的困境，必须把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当成一项战略性的措施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而且要扎扎实实搞。他掷地有声的话得到了党委书记的赞同和支持，很快，抽调公社十七个大队五千民兵成立了农田建设专业队，两千多人常年治田改土，每到秋冬农闲，户不漏人一起上。王继业作为总指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没黑没明奔波在每个改土工地上，从施工区的规划，到每块地开挖线的选定、移动土方量的测算和劳动力的组织配备，都身先士卒。1980年，王继业离开了赵墩乡，走上了全县农田基本建设的指挥岗位，留给他的是一项“王铁人”的帽子和多年后依然出现在他梦境里的一万五千亩高标准水平梯田。

土在人的身上留下伤疤，人在土的身上留下刻痕，大庄安家洼社的社长高国仓就是个与土搏命的主儿，他对大伙说：一个人穷了可以逃荒要饭，全村穷了咋办？只要干不死，就往死里干，只有把地修平，才是出路。每天夜晚，星辰升空，梯田上十几盏马灯依次亮起，与天上的繁星交相辉映，声气相通，一远一近的光芒和温暖驱赶着他们枯燥的日子，照亮他们的希望和未来。他们习惯了吃饭两头不见太阳，习惯了低头、弓背，习惯了两手老茧、肩膀痠疼。田地，是他们的舞台，也是他们的幕布，从落地出生到入土完结，最终与田地融为一体，化作梯田的骨髓和养分。母亲去了，儿子替上；父亲老了，孙子接过老担，头顶漫漫尘土走进人接，终于到了八十年代末，在一口又一口长长、粗粗的出气声里，七百多亩水平梯田渐次铺开在山塬上。

《周易》云：“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就是说要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对自然界的变化加以辅助或协调以成就天地化育之功，既要改革自然也要顺应自然，应调整自然使其符合人类的愿望。大庄梯田工程，正是“辅相天地之宜”的生动实践。四十多年，大庄浪拉动黄土近三亿方，上百人的血肉之躯程度不同负伤致残。修成的水平梯田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九十五，谁能不说这些都是血肉筑成的呢？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变，每一块田地、每一寸土地都尽情释放出旺盛的生殖力。

土能生万物，地可载山川，通山川之利而万物殖。治田之初，大庄治田只是为了解决庄稼人的温饱，通过改造地形地貌、除害兴利，提高粮食产量，发展农业。而如今的梯田，却在其物质功用外，成为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而类出的物质与精神的丰硕成果，并驰而不息。“庄浪精神”给了大庄浪一个脱

## 大庄治田记

马宇龙

胎换骨的诠释——“庄严峻美的山，翻着浪花的水”。难怪，日本、以色列、美国等十多个国家的专家考察庄浪梯田后，情不自禁地称赞：“这是庄浪人民在黄土高原上精心描绘的一幅景色迷人的风景！”翻着浪花的水颠覆了野牛出没的概念，那些最初只能在万泉、南湖、郑河、试雨这些地名中出现的美好的梦中的水，如今已成为庄浪生态农业园的一景，二百万平方米的水面波光粼粼，观景亭、休闲亭、钓鱼台点缀其间……昔日的贫困山区，依靠生态扶贫，充分享受到“金山银山”带来的实惠，全面脱贫、稳定脱贫，已然唾手可得。

我有幸肩负精准扶贫的担子来到了赵墩。在赵墩，我听得最多的还是大庄人对于修田改地的历史记忆。我是于某个黄昏时分走进大庄村的。安静、安闲、安详，这三个词让我体会到人们生活富足后的精神状态，这是喧哗过后的宁静，是生命极度张扬之后的安详。早先零散错落的土地，如今变得平整硕大，一块动辄几十亩，一梯一梯依偎着排下去，轮廓分明，景象壮观。眼前都是生命的色彩，到处都是生命的呼吸，放眼远眺，远处青山如黛，层峦叠嶂，一座座淤地坝镶嵌其间，宛如翡翠。坐落于群山绿水间的山乡村落，炊烟袅袅，鸡犬相闻，一派祥和安宁的景象。赵墩乡年轻的李书记说，看到我们大庄村的变化，谁能不惊叹？一代又一代的大庄人几十年来，人背畜驮，肩挑车推，削山填沟，修田造地，硬是把那些水土流失严重的陡峭山沟，改造成春染层层绿带，夏滚波波麦浪，秋绘斑斓色彩，冬描黑白版画，四季各异，神韵尽显。

走进大庄村，庄浪县梯田化第一村的纪念碑赫然在目。刚刚建成的农耕文化园里，那些古农的农具排列着，一一诉说着尘封的历史，情景还原的农耕场景依然让人感受到血脉的迸张，民俗窑洞、碾磨体验、果品采摘园……这是梯田衍生长出来的旅游商机，“打梯田牌，走梯田路，创梯田业，享梯田福”，这是他们提出的口号。村委会里，有一本特殊的功劳簿，上面是每一位参与治田改土的村干部名单，相信没有哪一个村子会把每一届的村干部记得那么牢，而大庄却记下了四十多年来的每一位村干部的名字，他们是这块土地上不倒的汉子，无论多少年，无论活着还是死去，他们都是庄浪梯田的精魂，是这块热土上的不死鸟。

居高望远，心生壮阔，胸中风雷滚动不息。县乡领导如数家珍般介绍完情况，用了“未来五年”四个字开始后面的内容，风声过耳，我听到这样一些排比的字眼：梯田园艺园、水保示范园、游客采摘园、坝系生态园、水上游乐园、农家民俗园、休闲垂钓园。有未来的人是快乐的，有未来的地方是幸福的，园园相套，园园勾连，那将会是一个多么神奇壮观的梯田生态风景旅游区啊！

大庄之大，如天地丰碑，巍巍。

## 大地